廣告刊例
不論地位及長短行均以英尺方寸計算每方寸每期收大洋六角另登整頁均照地位推算
長期面議刊資先惠

第一百二十四號

笑報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連郵費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
訂閱月不定報資先惠

中國第一靈驗丹方 無論新老各種危險白濁百藥無效者請服琥珀白濁粉並無苦辣惡味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即可將膀胱內所管中之藍靛淋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漸漸瀉出
◉奉農商部 ◉頒定註冊
白濁粉
◉定可保險永不復發
◉每料二角五分
養和堂藥本
大馬路 二馬路 三馬路 各煙店錢莊均有代售
雲南路一九八號 九江路二五〇號

上海四馬路 太和大藥房發行 名滿天下
花柳瘋毒 癘擦毒聖藥
哈士蘭 六零六 內服外搽
內服的……治一切花柳病毒內蘊瘋痛外發潰爛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外搽的……治梅蘊毒瘍腐爛及一切皮膚疥癬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樣盒二角

補血聖品
人造自來血
人身血液之濃薄關係身體之強弱故研究衛身者首宜保養身體調護氣血爲要……自來血爲滋補血液妙品本藥自發行以來治愈體血虛弱者不可勝計可見神功久著確非偽藥欺世者可比……凡男子患面黃肌瘦血弱消化婦女患產後虛弱小兒患先天不足均宜服之
▲定價▼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男性專家◉
◉女病家◉
金章燊醫師
門診 診金兩元 下午四時至六時 號金兩角
診所 北京路三十號二層樓 電話中央一一九八號
統治內外花柳各症備有德國最新發明之還少圈舉凡下元虛損陽萎遺精俱能治根限日全愈且無服藥注射開刀之痛苦

珂羅版十五套彩色精印的
菊影大觀
第一集目次
梅蘭芳：太真小傳（出浴）
???甫：釣金鼇
??全：御碑亭
尚小雲：飄隱娘（舞劍）
程豔秋：?
玉又?：南天門
小翠花：白門樓
琴雪芳：虹霓關
徐碧雲：?
??：打嵩
張春森：?
琴雪芳：嫦娥奔月
荀慧生：販馬記（寫狀）
發售處 派克路益壽里一七二七號
平友書局出版

心心照相館
各界賜顧 定價低廉
地址 南京路鐵平街口
電話 中央四七六七號

錢炳章
驚人奇術 雙簧曲樂 貴府相邀 堂會念元
漢璧禮路東口 西二永祥里三七七四號

提倡國貨匹夫有責
白金龍香煙
國貨之翹楚也僕願君永永吸之

鼎鼎香烟 日用所需 氣馥如蘭 有烟以來 可以集思 貨高價低 日來安鐵 惠顧須知
厥名金鼠 費輕易取 價廉如許 無此美舉 可以添趣 良非自詡 華爽同譽 吉光片羽

中國華成烟草公司製
金鼠牌香煙
名來安鐵

中德醫院
愛克司光療治
廣告
德人創用愛克司光電療法療治種重症極著奇效中爭傳本院誠月心濟世添用此法數外之間治愈瘰癧肺癆及各種疑難重症無算因知此法功效固自不凡有當患各種重症者速來就治取家如格外從廉 地址靜安寺路張贇浜七十號電話西六百十三處

鴻雁牌香煙
貨地高尚 烟絲金黃 價物公道 諸公請譽 公包保存 可換贈品
中國華達烟草公司
發行所美界愛而近路

送
記號剪下廣告附郵票六分送下列贈品
女明星小照片四張（並非印刷）
「萬利秘訣」一冊照辦可獲鉅款
「攝影畫報」一份「代價券」一份
「攝影良友」說明及定報單一張
七大類贈品（如小照片百張五寸明星及優待券）目錄（奬！）
上海南京路念號攝影畫片信用卓著之

婦科聖藥雞血籐膏
此膏主治婦女體虛血虧紅崩白帶腰痠腹痛經水不準或多或少胎前產後等服之均極靈效異常每盒售洋壹元貳角每打售洋拾貳元
上海成都路司馬里
雲南順寧順天昌發行

禁止女界革命慰勞會吃飯

吃飯是人生最緊要的一件事、那裏有禁止的可能、可是現在却偏有禁止吃飯的新聞出現、話說前日下午十二時、那女界革命慰勞會、在南京路新新酒樓舉行聚餐會、除婦女界外、並邀請了許多新聞記者、一到時候、客人便紛紛齊集、正在與高采烈的當兒、忽然來了許多吃公事的飯人、說奉命前來禁止、當時朱劍霞女士還想打電話到陳人鶴先生那裏、託他交涉、怎奈來人已勒逼散去、並聲言如不即散、便須驅逐、衆人見事不能挽回、祇得餓着肚皮悶去、國民通訊社社長張靜廬先生、他也是此中一個呢、

（老羊）

勗夏天人

（歐陽維多利）

新劇旦角中、提起了夏天人三字、可算得無人不知、那個不曉、歷遊北京、漢口、天津、湖南等處、也沒有一處不滿載盛譽、有口皆碑、也沒有一處不贊賞天人的藝術、扮相、口才、身段、爲新劇旦角中數一數二的傑出人才、故而天人每到一處、這一處的觀衆們、也都視他爲天人一般、天人、天人眞不愧爲天人、也祇有天人可以當之無愧哩、如今新劇在强弩之末的時代、能夠力挽狂瀾、支持殘局的、在新劇旦角中、也維有夏天人一人、其餘的不是年老色衰、便已藝術退化、且後進旦角、又難繼起、新劇旦角中的魯殿靈光、也祇推夏天人了、天人受這境地、當何以自勉、爲新劇爭光、爲亡師增輝、（天人爲新劇名旦陸子美之弟子、陸已亡故多年、凡愛觀新劇者、倘無不知新劇鼎盛時代之陸子美也、）豈料徒負人望、嗜痂有癖、愛芙蓉膏、幾如第二生命、一榻橫陳、日繼以夜、絕美的容貌、可憐都把烟灰色罩滿了、奮發有爲的精神、也都消磨在這吞雲吐霧裏面了、積久成懶、邊幅不修、年少的旦角、誰都不愛修飾、偏是天人、因懶的原故、既不愛外表的修飾、復不愼內行的涵養、恐怕當此因循復因循、一再耽誤、要知道年華不再來、老大徒傷悲、那末將來日暮途窮、長吁短嘆、就後悔莫及了、

三十而立、天人的年歲已屆而立了、再過三五年、恐將夕陽雖好近黃昏、好花雖嬌已過春、天人、天人、其奈何、唉、我很替你預先耽憂、前車不遠、張翠翠、不是以前名盛一時嗎、鄭劍魂不是新劇中的皇后旦嗎、今以年華已老、遭人鄙視、范天聲、凌憐影、也因環境的原故、以致消聲匿跡、碩果僅存、其維天人、天人、天人、趕快起來奮鬥吧、不要再自暴自棄了、

嘿、天人、你不是年已三十、尚未成室嗎、你還記得八九年前、漢口演劇的時候、有個垂愛你的美人自[illegible]、願以終身相許嗎、因着愛你的美人、她的香臂上永遠鐫着『一老五二』個字呢、願期好事天成、償以[illegible]願、豈料造物弄人、好事多磨、燕分飛、鴛鴦中散、唉、天下的心事、恐怕你們也無過於此時了、如今事隔多年、伊人飽受風霜、盡磨難、你也甘自墮落、沉湎[illegible]、迴憶當年情事、豈不都要黯然[illegible]傷、或放聲一哭、今者舊燕歸來、伊人無恙、每一提及心愛唯一的十[illegible]郎、輒淚如縻線、頻呼五郎、[illegible]舊夢、伊人心中固無時無刻或忘[illegible]愛的天人哩、但伊一提及你的不[illegible]拔、癖癮愈深、則又恨隨愛起、[illegible]惑不息、[illegible]宜言、終伊之身、其心田中之[illegible]親愛的愛人、絕不能受人間[illegible]壞的、祇一夏天人、伊的志[illegible]、你能立即脫離羈縛、戒除隱癖、則破鏡重圓、舊釵復合、固仍願以潔白之心、完璞之身、終身伴你、雖至將來一貧如洗、牛衣對泣、伊芳心中則仍極端愉快哩、因爲唯一的愛人已締良緣、終身相隨了、天人啊、良緣豈可失、時乎不再來、放下決心、立除隱疾、佳人名士、百年偕老、屆時禮樂喧揚、雙心同締時、老夫固不愁不旣醉且飽、共唱歡樂之歌哩、伊人爲誰、漢陽江上萬人傳誦、與英[illegible]女皇名之〇〇〇〇姑娘啊、

評紅梅的畫

（捧角先生）

說起譚紅梅、誰都知道他是天蟾樓大京班的台柱子、所以愛觀他藝術的人、可說着實不少、每逢他登場時節、喝采拍掌的聲音、眞似春雷暴發一般、風頭之健、梅蘭芳也不過如是、可惜缺少幾個洋場才子捧捧場、做做文明背包、要不然、怕不是也和梅蘭芳一樣足以風靡一時嗎、譚紅梅的戲、藝術既然不錯、譚紅梅的畫又甚樣呢、也許讀者以爲譚紅梅演戲是頭挑、繪畫當然也不致推板、那我可大大不承認、因爲演戲是一件事、繪畫又是一件事、譚紅梅雖然是聰明種子、學畫究竟不上半年、程度自然幼稚的很、所以就要想把來眩世、照本先生的眼光看來、似乎還早十年、紅梅解人、不知亦以我的說話爲然嗎、

張靜廬自去歲與其友人合[illegible]光華書局以來、今已榮任北路招撫使署之[illegible]、較前歲充任商報本埠[illegible]別、近日參預改組甬同鄉[illegible]來有担任該會總幹事之希[illegible]股本定爲一萬元、竭力招[illegible]庠蟄入股云、（鑑通）[illegible]經濟亦[illegible]備事、極爲忙碌、將[illegible]時、大有天淵之[illegible]、並有創辦現代書局、[illegible]方椒伯、胡闓孫、金潤

張靜廬與胡憨珠交涉

這一則消息、是七月廿一日的福爾摩斯小報登的、第一個發見、是張靜廬的好朋友洪錫蕃、覺得這一則消息、對于張靜廬、未免太覺難堪、而以事實講、亦太半是虛搆造謠、于是便御駕親征、坐了自備黃包車來告訴靜廬、靜廬見了、便冷笑一聲道、這一定又是胡老憨沒有資放的野火、放野火不打緊、不過[illegible]這樣尋開心、這非和他辦交[illegible]不可、于是寫了一封信到時事新[illegible]去、不上一刻工夫、胡老憨搖搖[illegible]的來了、見着靜廬、連連聲明[illegible]不是他做的、說我們是老朋友、[illegible]使打棚、斷不致傷筋動骨、何况[illegible]是捏造事實、礙名譽呢、靜廬見[illegible]得要領、也祇得罷了、

福爾摩斯以奉張比當局

[illegible]民政府江蘇民政廳陳果[illegible]先生等、函請上海交涉[illegible]署、查禁滬上所出之誨[illegible]書報、請即飭所屬、分[illegible]取締查禁、交涉公署乃[illegible]臨時法院復稱、此種誨[illegible]書報、本干禁例、已擇[illegible]較重確鑿有據、如：[illegible]爾摩斯……等類、飭捕拘查拘案法辦在案、而七月十七日之福爾摩斯、則撰一稿曰、『嗚呼軍閥勢力下的報紙』、其詞曰、友人何君、在京辦的小報、近忽爲奉張所禁、勒令停版、至其原因、則因內容穢褻、惟該報取材、向極純正、絕對不刊淫穢稿件、爲社會所信仰、爲閱者所讚許、該報查禁、實另有其他作用、何君每言及、輒長吁短嘆、某君曰、世界固有公理者也、曷請讀者公評、余曰、軍閥勢力下之報紙、奚能與青天白日旗下相比擬、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君報固堂皇正大、人其謂穢褻何、休矣何君、辦報固不是生意經也、

此稿爲該報編輯吳微雨所撰、吳、蘇人同音、友人何君者、即自況也、其他語氣、即暗射民政廳、交涉公署、臨時法院取締該報而發、該報之誣衊個人、誣衊團體、受其害者、亦已至矣、今乃誣衊及於國民政府、嗚呼、何其悖也、

晶報以軍閥視國民政府

（微雨）

▲誣衊之心顯然矣

同行嫉妒、不宜有所陷害、陷害而出於挑撥、其手段之卑劣、與心術之險惡、無庸鄙人辯別、閱者自能作公平之判斷、某期晶報天馬所撰「福爾摩斯以奉張比當局」一稿、其欲挑撥是非、陷人於罪、彰彰明甚、然祇顧逞一時之快以陷人、不知自己之誣衊黨國、及其平日對於黨國之心理如何、已躍然現於紙上、按本報之標題爲「嗚呼軍閥勢力下之報紙」、所以用「軍閥勢力下」者、即大別於「黨國勢力下」者、蓋黨國何來軍閥、所謂軍閥者、乃北政府暴戾武人之專有名詞、此人人所知、而天馬於平日、苟無以國民政府視爲軍閥之心、何至如此爭強附會、無中生有、硬指本報以奉張比當局、又武斷何君即鄙人自況、其設計之陰險很毒、非惟欲推翻本報、且欲陷害鄙人、其心已昭然若揭、不知其自己平日之視國民政府、直比之北方軍閥、已流露於不自覺、而顯然可見、嗚呼、何其悖也、

以上二稿、「福爾摩斯以奉張比當局」、刊七月十八日晶報、「晶報以軍閥視國民政府」、刊七月廿一日福爾摩斯、二報均爲近頃小報中之佼佼者、在理宜如何互相提攜、奈二報均計不及此、偏各生嫉妒、故事誣衊、此則曰以奉張比當局、彼則曰以軍閥視國民政府、振振有詞、大有爾生我死之慨、是又何苦哉、須知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記者深願吾同行勿效蚩蚩者流之好勇鬥狠也可、

（阿華）

注意偽鈔票

吾友王君、寓本埠新閘路新康里、王君就事某大公司、朝出暮歸、日以爲常、家中惟其母與妻而已、因屋多人少、乃以統樓面出租、一則節省開支、二則有人同居、比較不致寂寞、計亦良得、自招租貼出後、觀者雖多、然終未成交、日昨、忽有一美少年、衣服麗都、丰姿翩翩、觀屋後、謂頗合意、言定房價、即出洋五元紙幣、顧先付定洋一元餘找、王母不虞其他、欣然以四元付之、及王歸、告知一切、且出紙幣令驗視、則贗鼎也、

（洋洋）

下關二次爆炸案

（了了自寄廬）

下關上次爆炸案、記者曾記前報、而不幸之爆炸案、竟又發現第二次、豈吾下關人民應遭之劫數耶、茲將是案詳情、探錄于下、昨日下午約五時許、有總司令部開往下關之軍用火車一列、車上裝有軋士林數十箱、及抵下關、已將傍晚六點十五分鐘、遂即停止在興和公司附近煤炭巷車站、將至八時許、突然起火、一時火光燭天、鄰近火藥廠及成賢街開去之炸彈車飛機等、亦均隨之火起、炸彈爆炸、計有三十餘響、其聲之巨、足以聞數十里也、聞其起火原因、謂係被人投香烟頭于軋士林中、以致起火、一時風勢大盛、由軋士林車延至炸彈車、由炸彈車又延至火藥庫、遂成不可收拾之勢、火起後、爆裂聲大作、附近警察、乃急行報告公安局第二分駐所、所中人一面前往調查、一方轉報告總司令部及公安局、該處紅十字會、聞訊即派人前往救護、直至午夜十二時許、方始完畢、是日車站原停有貨客車等七十餘輛、當火起時、路員等見勢不佳、拚命冒險搶出、而四週機房所堆軍火等處、均經人澆水、始保無恙、而炸毀之損失、計鐵蓬車兩輛、鐵甲車一輛、月台一座、堆棧一幢、子彈棧數十間、總司令部飛機一架、軋士林千箱、炸彈數十箱、詳細數目、一時尚難推算、至死傷人數、一時亦頗難探知、據紅十字會報告、謂搶出輕傷者十餘人、重傷者一人、名倪德長、年二十六、爲路局輪運夫云、後事如何、容後再寄、

兩封快信

（牛耳）

星期四的晚上、忽的接到一張從郵差手裏遞來的叫什麼歡樂世界報、拆開一看、裏面還夾着一封似通非通的鉛筆信、下面並沒有署名、只戳了一個王少樵三字的圖章、這圖章蓋得歪斜不正、那信上的字跡、也潦草難辨、看得我糊裏糊塗、莫明究竟、後來從電燈光裏、辨了好久、才認識他的字兒、現在我來把這封原信、抄了下來、

牛耳兄！、你能敢每三期有一篇稿件、就作了本報的特約撰述、將我所出的開心世界、當一期一期寄給你、請你給我回信、再會罷、

王少樵（這個就是他的木戳子）

件寄梅白克路、一一一五號、

當晚我就寫了一封信去、問他怎麼會知道我的姓名和住址、因爲我這個牛耳的別署、取得還沒長久、姓[illegible]的當中、除了烟視的編者以外、可說沒有第二個姓王的知道我的這個署名了、所以我寫了一封信去問他、叫他也給我一個回音、同時我還夾着一篇和人家尋開心的稿子寄去、不料隔了幾天、忽的又接着一封奇怪的信、信內將我寄給所謂王少樵的信和稿子、一併夾着退還、說我寄差了人家了、——但是我再把王少樵信上寫的通信處、和我寄去的信封上所寫的地址、竟毫無差誤、——這可奇了、現在我把這封抄下來罷、

你地址寫差、害我損失郵票一分、信殼一個、信紙一張、時間八十秒、手腕力𡘙、

（此王不是那王）啓、

可是這封信、和第一封王少樵寫的信、同樣拿鉛筆寫的、並且字跡相同、潦草難辨亦相同、——一定就是這位叫什麼王少樵寫的吧、——奇怪、奇怪——眞奇怪、難道這位王先生來同我尋開心不成、哈哈、

本報歡迎外稿、如有閱撓見賜、當擇尤備酬、

錢化佛獨嚼快活林

（化佛）

南京路上快活林、爲海上食品公司之佼佼者、故開幕至今、久爲海上士女所歡迎、日昨著名繪佛大畫家錢化佛氏、新由日本回國、錢固喜食快活林食品者、在未赴日之初、幾無日不在快活林中、與二三知己大嚼狂談、比者化佛以久未嘗斯國味、安可輕易放棄、遂即驅車獨往、既登樓、侍者見爲老主客、欣然招待、週到非常、聞化佛是日在快活林中、計歷時一點另十四分鐘之久云、

菱清和我白相一次

（小小）

女相家菱清女士、報上好久沒有提起了、也許有許多人已經忘記了他、或者以爲他已經離滬、其實女士却依然在三馬路操他的相命生涯、替人家談談桃花運、而且現在剪除了三千根煩惱絲、越顯得漂亮了了、日前他到我們公司裏來、恰巧碰着了我們經理、經理便叫他和我看一個相、今年氣色好不好、多謝女士不棄、居然毫不推辭、詳詳細細的朝着我看了一回、他說我這個人一定心直口快、而且因着心直口快、所以往往得罪人、得不着祖上蔭庇、靠不着弟兄餘蔭、去年平平、今年運氣大好、可惜怕碰着桃花運、千萬不可糊塗、否則正運去而斜運來、那末便不能積蓄金錢了、叨叨談了半天、便告辭去了、想起我和女士、雖然時常碰面、可是並無一些交情、倒承他白白相面一次、豈不是運氣大好嗎、

黃笑芳的老公問題

（老老）

日來閒着無事、見着人便歡喜有一搭沒一搭的亂嚼、那天碰着了黃笑芳的城隍老杏珊、我們是老朋友、所以向來無話不談、我便問起笑芳出嫁後的情形、杏珊嘆口氣道、唉、你不提起此事倒也能了、提起此事、眞令我有氣無處說、他們夫妻倆、初婚的當兒、似乎還有話有商量、雖然不見得十分要好、但還可以敷衍過去、那知不上半年、笑芳無端便看不起老公起來、其實我的女婿、不過是個南貨店倌、所以形式不免有些曲死、人却很是誠實的、現在他決計不願意和他同居、我倒淫手遭了乾麵塊、不知如何是好呢、我是個愛尋開心的人、當時便笑對杏珊道、現在文明世界、他既不願意你的女婿、這也不能強合、照我的意思、你何勿便把他嫁給了陳鹿鳴、那末你們的三寶、便一生一死不會拆台了、

原來是一個夢

（燕僧）

那一天的白晝、吾因爲沒有事做、便睡倒牀上、想休息一下、但是翻來覆去、兀的睡不去、腦海的思潮、同時也一起一伏的和那睡魔抵抗、吾執了去年已捐的秋扇、慢慢地的揮着、

吾却想起了、她的確是愛吾的、她是一個很有德有才的高尚底女子、她的生活環境、不是要高出吾百倍麽、她怎麽會愛吾這窮漢呢、是了、一定是吾的專一的癡情、感動了她的靈犀了、或許是我誤認了麽、她的心坎裏却沒有一些吾的影像存在哩、那麽、吾的前途的明星滅了、吾的軀殼的靈魂失了、却怎麽好呢、不、這是吾神經過敏、她是的確很愛吾的、一定能造成吾愉快的、但是吾沒有得到她透澈的表示、總不能確定吾的幸運哩、那麽、吾何不用極誠懇的態度、去求她解決呢、不過解決得圓滿呢、果然是很好的、要是得到一個反對呢、那却不把以前的希望、完全斷絕了麽、那麽、這……但是不是這樣蹉跎下去、能夠得到解決的啊、吾決定把孤注的一擲博吾最後的勝利、但是吾要到她那裏去、不是要經過黑暗的情的路、險惡的愛之河麽、這是吾也不怕、吾決定去了、吾的身體已經在情的路了、鼓勇着吾的精[illegible]進行、經過了不知多少的障礙、吾的心田裏一陣的快感、因爲吾雖然遭了不少困難、却快要到吾的目的地了、不道到愛之河岸、閃出一個兇很的魔神、執着殺人的利器——手鎗——截住吾進行的路、露出蔑視的嘴臉、披開銅臭的血唇喝着道『窮鬼、你有什麼能力、敢走到這裏來、吾不准你過去』、吾恨極了、問道『你、什麼魔鬼、敢阻吾進行』、他說『吾麽、金錢玉帛的使神、要過這道路、必須有吾可允許的資格、不然……』吾說『多麽神聖、清潔的高貴的情的路、給你這惡魔弄得這麽骯髒』道着不顧他的撓阻、進行、那魔憤了、把他右手的利器一舉、砰的一響、吾的頭顱洞了、暈了、但是沒有把吾的靈魂擊死、却把吾的惡夢驚醒了、睜眼一看、仍舊睡在牀上、於是揮着吾已捐的秋扇、扇去吾渾身的熱汗、（篇中之吾、非作者的吾、讀者幸勿誤會、幗僧註）